

6.

離家愈遠、回家的路更遠

生活雖然孤獨，但創作靈感卻是深邃豐富的，趙春翔用藝術訴說傳奇人生。

全部生命、時間，內在的、外在的靈魂精神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東西雙方藝術與文化背景裡浸染中茁壯成長，一種磅礴宏大衝擊下的感受性，使趙春翔更加倍的努力創作。

孤苦貧病的晚年，仍堅持創作到最後一刻，為追求「絕對藝術」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本頁圖]

1990年，坐在北美館停車場路邊休息時的趙春翔身影。圖片來源：李銘盛攝影，藝術家出版社提供。

[左頁圖]

趙春翔，〈趙春翔畫竹〉（局部），壓克力、紙本，175×92.5cm，1989。

[右頁圖]

趙春翔，〈人不歸寂寞鎖清秋〉，壓克力、紙本， $196 \times 98\text{cm}$ ，1985。

[左圖]

趙春翔，〈寫宇宙圖〉，水墨、壓克力、紙本， $180 \times 97\text{cm}$ ，1989。

[右圖]

趙春翔，〈無形的依恃〉，壓克力、墨彩， $185 \times 94\text{cm}$ ，19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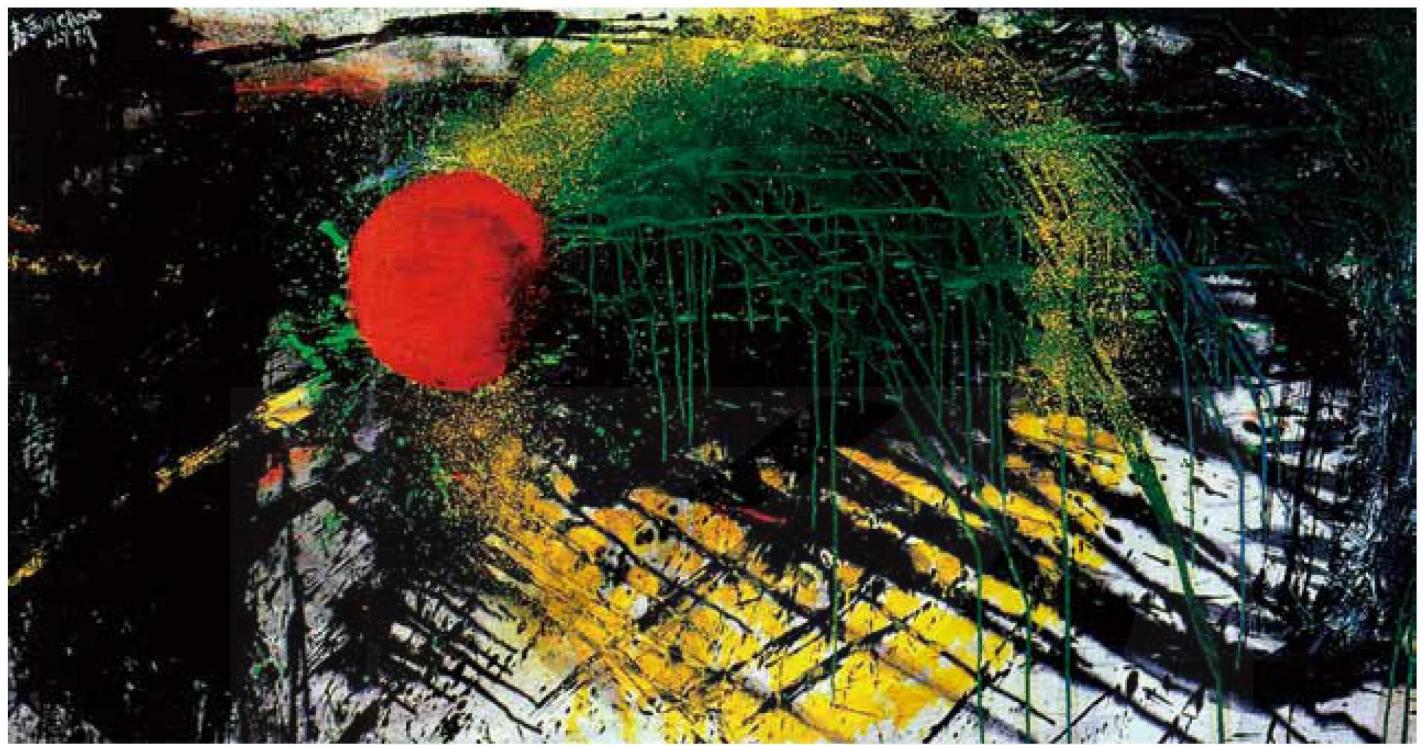
人不歸寂寞鎖清秋

「人不歸寂寞鎖清秋」這是趙春翔在畫作中的題字，字字刻畫了他的心境。數十年旅居異鄉的漫長生涯裡，他不斷地追尋著自身的生命之光，這種在現實苦悶當中隱隱存在的某種痛感，連結了在藝術崇高境界裡所獲致的狂喜，他的精神體超越了痛苦的界限，就成了「痛



苦的快樂」，如同法國精神分析學者拉岡（Jacques Lacan, 1901-1981）所說的「絕爽」（jouissance）境界，表達的是一種自身滿足、在精神中達到高潮的享受，這就不是充滿哀怨的寂寞心情，反倒是任由心中悲喜交雜，心靈上與現實始終保持著莫名的疏離感，是一種至高的孤獨和某些刻骨銘心的感觸。我們從1985年〈人不歸寂寞鎖清秋〉作品中，觀者的情緒被畫面中湧現某種衝動紛飛的螢光粉紅色所牽動，這些粉紅色的筆觸彷彿是趙春翔純真的情感慾望之化身，無須言語。然而，蹲聚在地面上的群鳥、若有似無的被籠罩在紊亂的情慾當中，一樣的心情卻處在兩種意識





趙春翔，〈紅日〉，壓克力、紙本，97×180cm，1989。

流的空間裡，是悲、抑或是喜？

趙春翔的作品如此感人至深，在於技法純熟到人如其筆、筆鋒見真情，他將這些濃厚、熱烈的人間至情，和日以繼夜遙想思念的親情，寄託在群鳥、群魚身上，最後回歸到普世輪迴的太極永恆當中，是為至德含蓄的美。就藝術的審美深度來看，其生命觀顯現在「捨棄，是為了眷戀」、如苦行僧般的生活態度裡。因此，趙春翔的內心世界究竟埋藏了多少的掙扎與煎熬，這是外人無法看出端倪的沉痛之情。

由於趙春翔的心靈長久積壓著苦悶抑鬱的心情，而老年之後身體長期深受「冠心病」（一種心血管阻塞現象）的折磨，經常會感到疼痛難耐。還好經友人介紹後，他服用一種中藥；另外，再配合靜坐的習慣來調理自己的身心，並且在飲食方面改成素食料理來控制心血管的疏通。三管齊下，病情得到了控制。

趙春翔在生活上很懂得打理自己，這是孤獨成性的性格使然，即便病痛纏身，他也安撫自己以平常心來處理。從這些種種的事情看來，晚年的趙春翔有一套自己獨特的生活哲學！譬如，他回臺灣在師大短期講學的期間，先暫住學校安排的泰順街宿舍，後再遷至公館萬盛街寓所。

當時，他已經是一個七十幾歲的老人了，走起路來依然風度翩翩、氣宇軒昂。他經常頭戴著一頂藤編帽子，身著螢光綠的衣服，去市場採買青菜和豆腐，走在巷弄裡往往會遇到熟識的學生。有一回在泰順街，他巧遇筆者，還開心的問：「你看，我是不是像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呀？」老頑童的心態，就是趙春翔自我解憂、平衡心境的方式。他將這種心情抒發於畫作中，就是我們從作品上窺得的祥和之愛，在墨韻雄渾中、顯見其中流砥柱的宏大氣魄的主因。也可以說，雄渾磅礴的筆勢、氣韻，是趙春翔藝術特有的、一種空靈的滿足與自我的救贖。

1980至1983年間，趙春翔經常多次往返臺北、紐約，某次他在飛往紐約的飛機上感到耳內不適，當時以為是高空壓力造成的不舒服，抵達紐約趕緊到醫院診療，才發現是腦內發炎，服藥許久才逐漸好轉。此次的病痛困擾他足足有半年之久，似乎對他日後記憶造成退化性的影響。

趙春翔，〈花果並存〉，
壓克力、墨彩、紙本，
45×64cm，1989。





[左圖]

趙春翔，〈威德〉，
壓克力、墨彩、紙本，
90×45cm，1989。

[右圖]

趙春翔，〈滄海殘月〉，
壓克力、墨彩、紙本，
135×68cm，1984。



趙春翔經過身體病痛和現實生活中的這些磨難之後，對生死枯榮的看法似乎又再度起了變化，反轉他對生命的無常現象和順應天理的宿命觀：「人死如草枯、如燈滅」，而轉為人定勝天的堅韌心志，不再認為命運就是應當如此作罷。也許，是存在骨子裡的任性孤傲與倔強，讓他始終燃燒著一股積極的生存意念，這似乎也呼應了尼采預設「永恆賦歸」的永生輪迴意識，讓他不願就罷：「不，不，人死了絕對沒有完。」

1985年的巨幅作品〈處變不驚〉(P.6、7)所表現的意象，狂掃交織的



[左圖]

趙春翔，〈周偏法界〉，壓克力、彩墨、紙本， $154 \times 90\text{cm}$ ，1984，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

[右圖]

趙春翔，〈紅花〉，水墨、壓克力、紙本， $134.8 \times 68.6\text{cm}$ ，1984，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

墨韻筆觸原來是渾沌凝滯的，而一抹任意而為的光暈將玄鳥的形象以弦月顯現出來，這是對命運之神安排、抵抗不從之意嗎？牠將自身的光暈延伸到背後火紅的太陽，將日月光輝合為一體，形象圓完滿，足以顯現趙春翔文人傲骨、不肯認命的體現。

好友黃志超談到趙春翔的時候，他幽幽地說：「藝術家的孤獨和自私都是他創作的能量！」如是，頗為客觀的評論。趙春翔的自私讓自己離群獨居，以追求藝術中最純情、坦然自性的表現；因為他的孤獨，委屈了自己和家庭的親密關係，只能以畫中鳥成為自我救贖的情感寄託。

[右頁圖]

趙春翔，〈光耀〉，彩墨、壓克力、紙本，
135.5×69cm，1989。

入塵垂手任運自在

宋·郭庵禪師摹畫的〈十牛圖〉頌裡，〈十牛圖〉代表「人」在一生當中，自我把持、自我修練的十個階段與歷程；牧童是象徵「自我」（ego），牛則是象徵個人追求的「自性」（self）。在自我修練歷程所達到的最高境界，就是「入塵垂手」。這是禪宗修行的最高程度，意思是說，修行者自我修練達到覺悟的境界，當他在孤峰頂上目視雲霄，自然會有一種不食人間煙火的脫俗美感與滿足感。

然而，「禪」的終極關懷是要返回塵俗的市塵世間，以自家覺悟的經驗與智慧，教化眾生。趙春翔畢生苦心投入於絕對藝術的追求，與畫共眠的忘我境界，成就自我於絕對藝術的最高境界。藝術實踐者的使命最終也應當是藝術教育者，將畢生之體悟傳承和延續給後起之輩，這是禪宗釋義人生的終極目的。

趙春翔一生與教職是脫離不了關係的，早年在河南第一師範學院畢業後，就到中、小學當了二年教師。逃難來臺，先後於政工幹校和師大美術系任教。「教學」這終身職志的熱誠與意願，對他來說是繼藝術創作之後，最為感到快樂和發揮所長的一件

事！因此，旅美期間他幾乎每年都利用個展的時機到美國各大學府、教育機構進行講學和示範教學，尤其在旅美二十多年後應師大美術系之邀，回到臺灣擔任客座教授兩年。趙春翔以禪學的精要具體而微付諸實行，實踐杜威（J. Dewey, 1859-1952）所說「藝術即經驗」的理論，其窮盡一生心力，將摸索體會、澈底領悟到的「絕對藝術」之理念，完全無私的教授給學生，培育了許多優秀的後起之輩。

筆者受恩於趙春翔老師，不只是那如師般

郭庵，〈十牛圖：入塵垂手〉，
宋代。



的技藝傳授和思想啟迪，更甚者是生活品格的陶冶和那如父般的殷殷告誡和懇切叮嚀。「在師大美術系幸運地受益於老師如師如父般的教誨，指引了我通往現代藝術的一條明路，如果沒有老師的提攜以及給予我那種追求現代藝術的崇高典範，我將無所適從，挫折與迷失將會更多。」尤其，趙春翔秉持一生「推己及人」、「愛屋及烏」的宏大之愛，盛情地鼓勵筆者赴美深造，並提供一筆獎學金，使之得以夢想成真。回憶總在思念之後，而思念竟是這麼樣的心酸痛楚。

趙春翔對於藝術義無反顧的眷戀情懷，和嘔心瀝血的創作歷程，澈底地結合「儒釋道」的三合一精神，不分國族和種族的差異，他將此情懷投注於國際藝術教學的實作場合，著實發揮禪宗的終極關懷。難得的是，趙春翔



[右頁上圖]

趙春翔留影於1990年。

[右頁下圖]

趙春翔在紐約家中與畫作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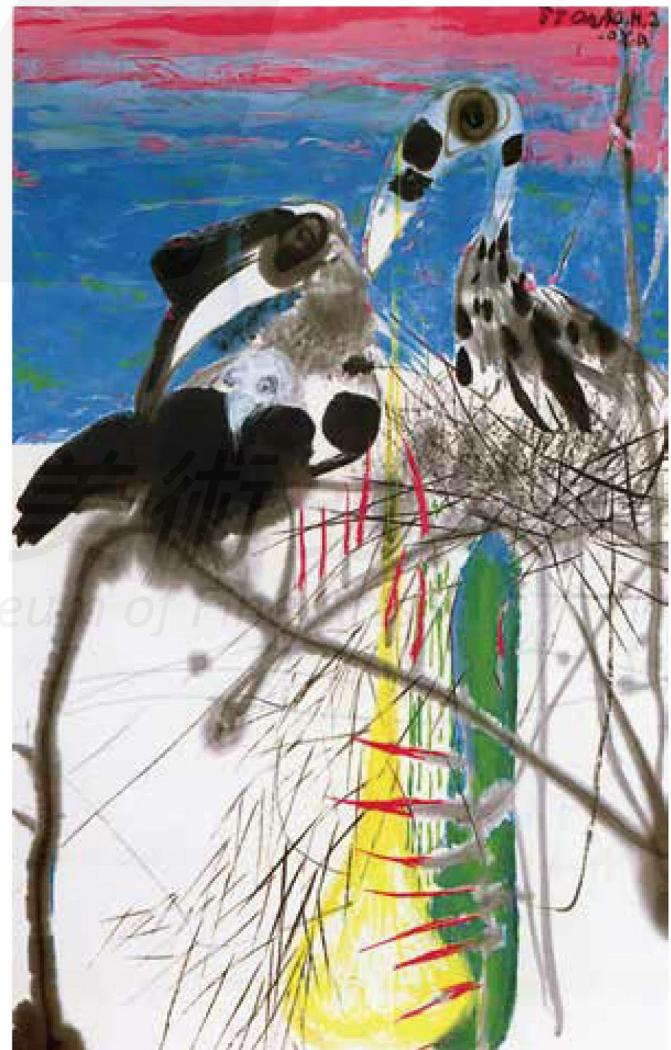
[左圖]

趙春翔，〈蔭下〉，
水墨、壓克力、畫布，
81.5×60.5cm，1983。

[右圖]

趙春翔，〈我的一家〉，
壓克力、墨彩，
96.5×61cm，1988。

以儒家倫理生活的行為規範，要求自我道德心性的出世自在，嚴以律己、寬以待人，而不忘積極投身於「入世救眾生」的教育家之崇高行徑。他的真誠與卓越的理念，讓筆者永生難忘，望著掛於牆壁上老師所贈的字畫：「要有超越時代、高瞻遠矚的膽識。有膽無識是莽夫；有識無膽是懦夫。」和畢業贈語「把握自我即興的衝動，任情豪放之下揮筆狂書自是超形象的抒情靈性之展示。藝術不是圖解插圖致用之事，是超然的純真。把自己的靈慧思想直注下來吧！就是成功之路。」字字深切，諄諄教誨之情溢於言表，這是趙春翔將藝術視為教育至上、無悔的熱忱，也是他對生命負責、任運自在的終極目的。



殘燭晚年的迫害妄想

晚年，趙春翔自得病之後，經常是三餐不規律。筆者1989年赴美深造之後，就經常到老師紐約寓所拜訪，發現老師常常煮了飯卻忘了吃，隔了幾餐之後忽然想起，整鍋米飯都早已經發酸了，但他節儉的個性仍捨不得扔掉，總會勉強自己吃下，這種情形讓筆者心疼不已。好幾回，總是趁著他不注意時偷偷倒掉，再趕緊煮一鍋新鮮的米飯給他吃。

長年在紐約獨居，面對生活上不如意的小事情，也包括經常出現的種族歧視，以及經年累月、在午夜夢迴中的思鄉情結，種種在藝術追尋之艱難路途上，他必須面對的各種現實壓迫和人在情感相處之間的糾葛，這些難以避免的衝突矛盾，長期積壓在心中導致內心不平衡，因而，年近老邁的趙春翔出現了「被害妄想症」的症兆，莫名無由出現恐慌感。筆者親身的經歷：「那是在1990年初，紐約一個寒風刺骨、雪片紛飛的傍晚，急促的電話聲，遠處另端傳來老師的啜泣聲，以接近哀號的語氣哭訴著：『有人要用瓦斯毒氣毒死我，我好害怕！』我火速地趕到老師在96街的住所，一推開門，只見老師發瘋似的又哭又叫，所有的門窗都打開著，零下3度的氣溫，任由雪片夾雜著濕氣飄飛入室。看著我進來，老師再也忍耐不住，抱著我痛哭失聲：『我快熬不下去了，我想自殺……』長年壓抑已久的深情與淚水，





趙春翔，〈蓄勢〉，
壓克力、墨彩、紙本，
45×48cm，1982。

如潰堤的潮水般，傾瀉而出。我一面安撫他、一面也跟著難過落淚。等老師的情緒穩定下來，我遍察房間各處，卻怎麼樣也聞不到瓦斯的氣味！從此之後，我便常常接到老師幾近求助的電話，敘述似是而非的被迫害情節。」

也正因為趙春翔行為愈趨怪誕，愈是容易招惹住所的大樓管理員的不悅，那位管理員三番兩次地不時找他麻煩，軟硬兼施地想把他攆走。趙春翔受不了刺激，也曾多次向朋友吐苦水。黃志超回憶說，曾經有人闖空門，進到趙春翔的住所，翻亂桌面意圖製造恐怖氣氛。甚至，有一回真的偷吃冰箱裡的食物，把雞蛋、乾糧等民生用品都帶走，弄得趙春翔整個人都神經質了起來，總覺得每天生活在被監視、被跟蹤和被算計中，草木皆兵。後來黃志

超索性幫他換了特製的新門鎖，沒想到，新門鎖的邊緣還是被人挖得坑坑洞洞的，弄得趙春翔隨時擔心有人來迫害。他的妄想症越趨嚴重，即使如此，依然無法減弱他對藝術創作無怨無悔的忠誠和熱情。

落葉・終究歸根

1990年春，已經八十歲的趙春翔執意要回大陸與親人相聚。他在黃志超、筆者和留美學生們的協助與安排下，與一位龔姓友人從紐約搭機到上海，再單獨轉機回到四川成都三弟趙春霆居住的家。然而，他的三弟早已去世，家中僅留弟媳和子女同住。趙春翔晚年獨居的生活，讓他身心備感倦怠，再加上被迫害妄想症日益嚴重，經常處在現實和幻想的精神錯亂狀態。也許，老年思鄉情懷更甚，不但縈繞於心，還讓他輾轉難眠。此時的他，人在成都、漂泊的心靈魂魄卻是漸離漸遠。

年邁的趙春翔，一心想要「落葉歸根」的衝動化為行動，當趙春翔跟筆者和朋友圈提起，大家都覺得非常不適合。因為當時兩岸的關係

趙春翔，〈內心〉，
壓克力、墨彩，
54.5×120cm，1989。



[右頁上圖]

趙春翔，〈親情款款〉，
壓克力、墨彩，45×45cm，
1990。

[右頁下圖]

趙春翔，〈出遊〉，
壓克力、墨彩、紙本，
66×69cm，1990。

[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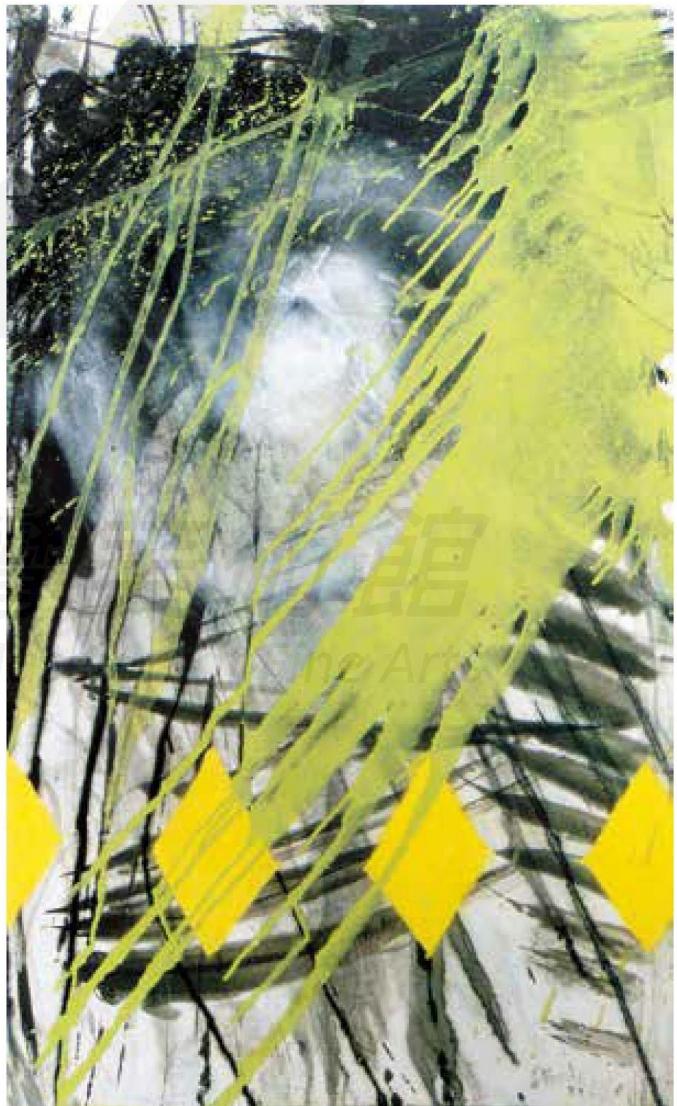
趙春翔，〈花序〉，
壓克力、墨彩、紙本，
69×45cm，1990。

[右圖]

趙春翔，〈內明〉，
紙、水墨、壓克力，
97×60cm，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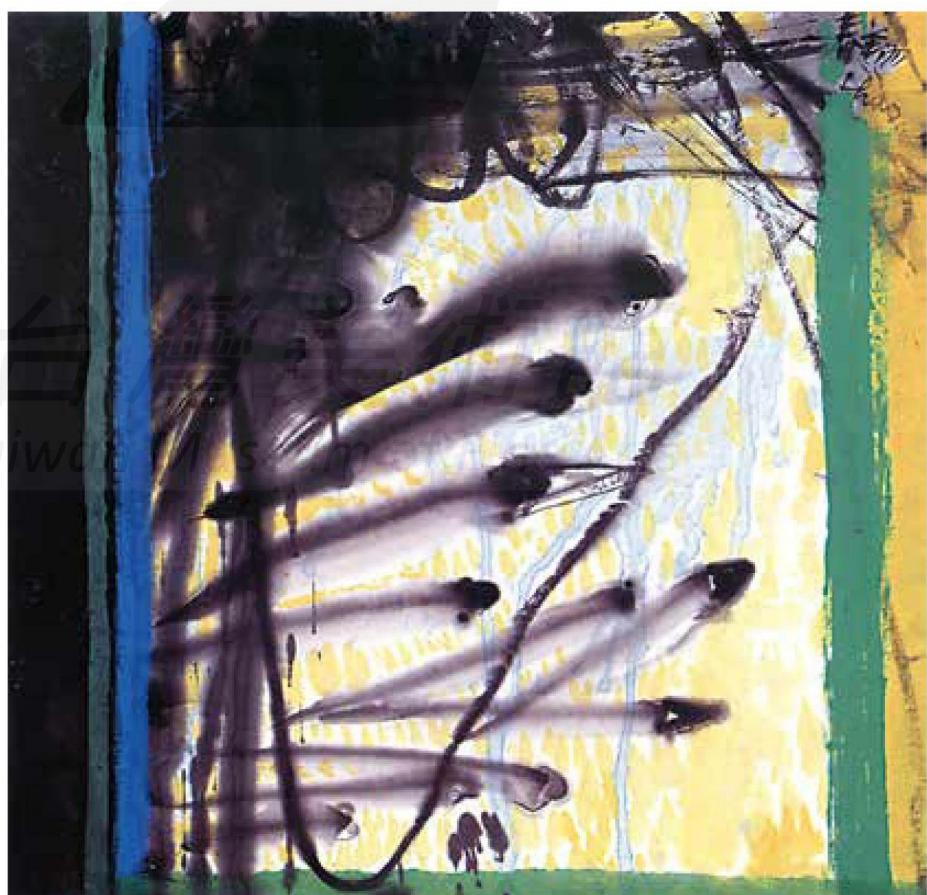
還很微妙，時局和政策尚在不穩定的狀態中，無人能擔保一路上平安無事。尤其對於一位年邁的長者，隻身踏上回鄉之旅途，面對的是隔離了四十年之久的陌生家園。這些難以預料的現實變化與記憶中的人事物情景，實際上存在著很大的落差，對於老邁、身心狀況脆弱不堪的趙春翔而言，適應起來應當是很辛苦的。然而，趙春翔的歸鄉之意還是非常堅決，我們這些後生晚輩只好從旁協助整理東西。

黃志超一直認為有病在身的趙春翔如此貿然回去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面對無法預知未來的風險，他不抱樂觀的看法。不過，趙春翔一再地強調，他與在大陸的弟弟手足情深，多年來他不斷地寄錢回去，改善弟弟一家人的生活，所以自己的晚年選擇四川成都作為落葉歸根的處



所，一家團聚應不為過吧！黃志超拗不過趙春翔的固執，因為，同為異鄉旅居的藝術家，他深知孤獨之苦悶，尤其是對一個已屆垂暮之年的單身老人。只好幫忙趙春翔打包所有的畫作，花了不少時間過濾篩選、包裝保固，安頓所有的瑣碎事情。

回顧這段往事，黃志超仍是歷歷在目，當時他先把趙春翔的畫作整理並打包，以郵寄包裹的方式寄回大陸，再幫他領出一生的積蓄，讓他一起帶回大陸。他語帶自責的說，這一段航程經歷二十多個鐘頭，真的辛苦！當時他應該撇開身邊的瑣事，親自帶他回家。筆者在趙春翔臨行前特意幫他縫製了一個腰包，將貴重物品和證件藏放在腰包內、隨身攜帶著，並親自送他到機場。沒想到，師生兩人在紐約機場的道別，竟成為最後的訣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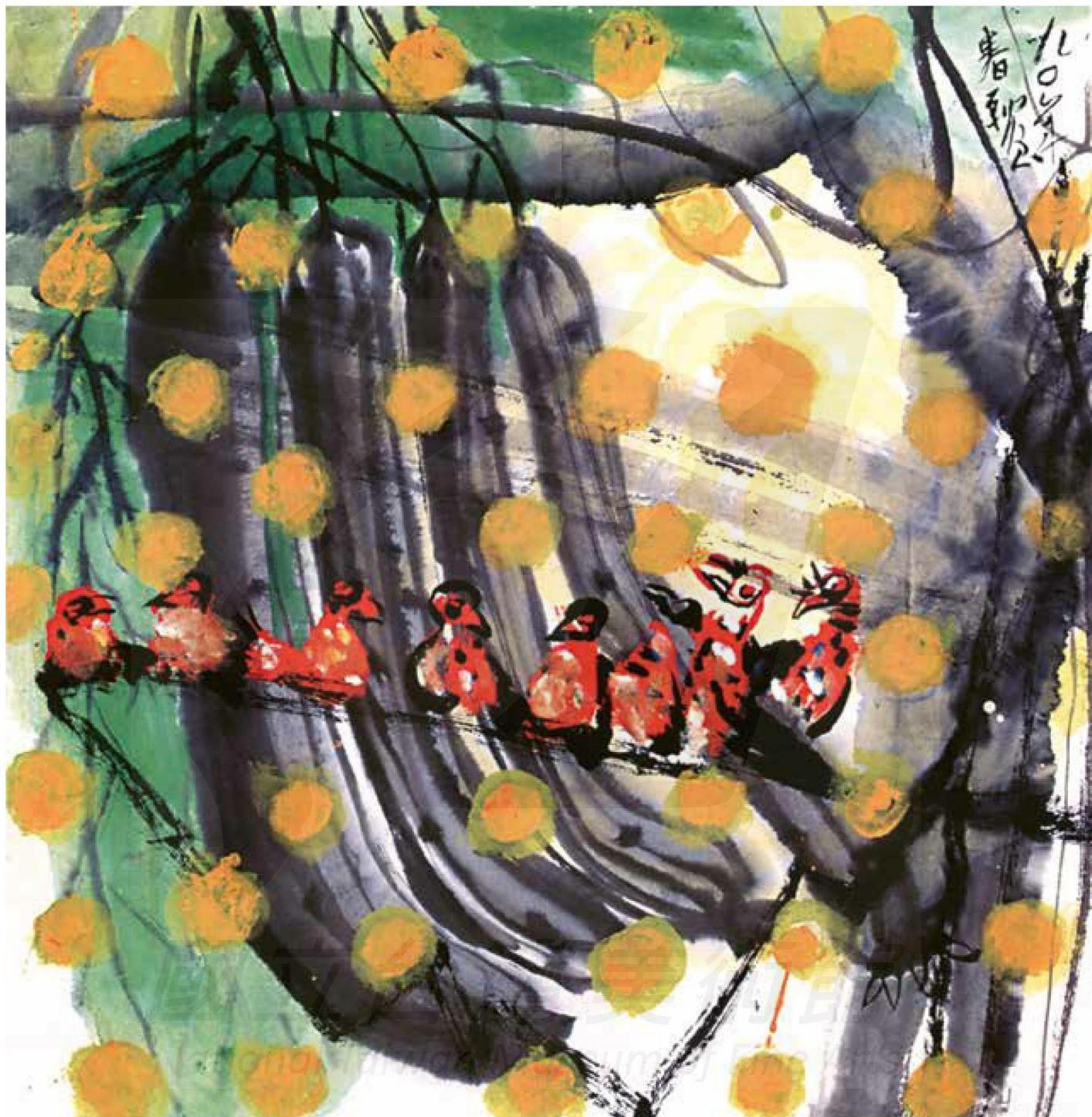


趙春翔，〈洋洋灑灑〉，
壓克力、墨彩、紙本，
68×83cm，1990。

孤獨者·不覺孤獨

「孤獨」是趙春翔一生的寫照，然而，這種孤獨是積極的力量，如黃志超所說「他的孤獨是自己找的」。杭州藝專畢業，趙春翔不願意留校當助教，自願到西北考察古代藝術，因為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成立學校收容大量的流浪青年，於是趙春翔留在西北八年。政局關係危急的時候，趙春翔突然被催促跟著逃難班機來到臺灣，一別家人四十二年。生活在變動中，人的堅定意志能夠造就「孤獨」的性格，他認為「這一定是老天爺給我們安排好的」。

逃難來臺的生活不甚滿意，趙春翔甘願冒著無法估計的風險，隻身一人到西班牙留學，又毅然決然的轉赴紐約發展。一個人留學旅居的漫長生涯，時時都在「孤獨」中度過，但是，趙春翔很會使用孤獨的時刻，他拼命的畫畫，每天閱讀報紙的專欄尋找有關畫展的資訊，晚上只



要哪個畫會或團體組織有藝術展覽，他一定想盡辦法去觀摩、參與接觸，在極短的時間裡，澈底了解美國畫壇的一切。初到紐約的他面對的是孤獨的處境，但是，「孤獨者，不覺孤獨」，趙春翔的內心確實是飽實豐富的，他在孤獨的境界裡覓得無可言喻的快感。因此，這顯現出趙春翔引以為傲的藝術精神性，絕對的崇高與嚮往，這番享受「孤獨」的

趙春翔，〈瓜棚下〉，
壓克力、墨彩、紙本，
68×70cm，1990。

狀態，對一位「以藝術作為終生之職」的藝術家來說，這是必然的過程，才能夠造就趙春翔「絕對藝術」的璀璨光輝。

1990年，暮年終老，趙春翔終於甘願回到臺灣安頓，與妻子共度最後一年多的時光。趙春翔也因為長期孤獨使然，雖同妻子居住在苗栗，他也另闢了一間小畫室專心作畫。此時，趙春翔已屆八十歲的高齡，作起畫來還能夠持續一個半天都不知疲累。因為畫室能夠使用的空間非常小，他常常把門關上，畫紙釘在門背板上，就開始作畫了。只要有放顏料的地方就行，半天時間，或者將近一天不停歇的畫，餓了就喝些牛奶果汁補充體力。他常說，畫畫就是他的生命，「多搨搨」，不畫就不能活了。趙春翔在最後生命的階段，終於擺脫了心中被迫害的陰霾，能夠自在的享受孤獨、隨心所欲的作畫，可以說，「無怨無悔、





趙春翔，〈百年好合〉，
壓克力、紙本，60×62cm，
1991。



趙春翔，〈羽化成仙〉，
壓克力、紙本，68×70cm，
1991。

[左頁圖]
趙春翔，〈家聚圖〉，
壓克力、墨彩、紙本，
118×60cm，1990。



[左圖]

趙春翔，〈虹光化身〉，
177×56.5cm，1991。

[右圖]

趙春翔，〈父母情深〉，
97×60cm，1990。



「永恆追尋」是他對藝術的終極表現。

曾經對他有所微詞的劉雨虹，在〈我所知道的趙春翔〉文中，客觀的評論他：「春翔對父母甚孝，外加手足情深，在美國得知父母在大陸異鄉去世，曾設法寄錢回去，由趙紅（兒子）親自將二老遷葬回故里。……他很愛自己的家，愛自己的妻子兒女，只不過，他更愛藝術，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趙春翔，〈風雲再起〉，
壓克力、紙本，45×45cm，
1991。

他對藝術的執著已經超越了世俗間的一切，包括養家教子等。他的生命全部奉獻給藝術了，再沒有空間留下來可與家人分享。五十年的夫妻，一生相聚時日不足五載。……友情之樂也許只表達在他的畫中的結隊魚群，家庭兒女之愛，似乎也只能在他的畫作中看到了。」

「絕對藝術」樹立仰之彌高的典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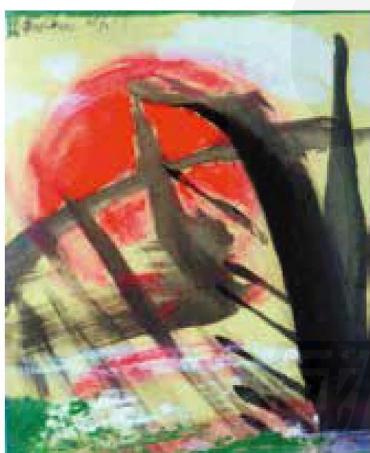
趙春翔一生對藝術的奉獻，可用「鞠躬盡瘁」四個字來形容。他為求中國現代繪畫的「絕對精神」，畢生努力不懈的去追尋，離開舒適的生活圈踏進西方人的世界，為求的就是極盡生命能量，至誠至真的藝術奮鬥精神。其不畏艱難、傲人風骨的行事作風，和求仁得仁的完美精神，是所有從事藝術創作者應該學習的典範。

就藝術的觀念，趙春翔主張要做一個「絕對」藝術家，才能夠秉持創作的熱情、通過絕對的精神而表現出的獨特的風格，絕不能在中間打轉，非此即彼，要有絕對性的創作與觀念才能開創自我之奇蹟。

在悲愴的時代裡，趙春翔以東方人的介入者姿態，能夠在美國紐約的現代主義藝術潮流中，自成一格，憑藉其艱苦卓越的精神、脫俗非凡的執著與毅力，終究闡蕩出「東西融合」之獨特性藝術。趙春翔也是最早從臺灣遠赴美國紐約藝壇奮鬥，開創現代藝術的先行者，其奮鬥的歷程在美術史上彌足尊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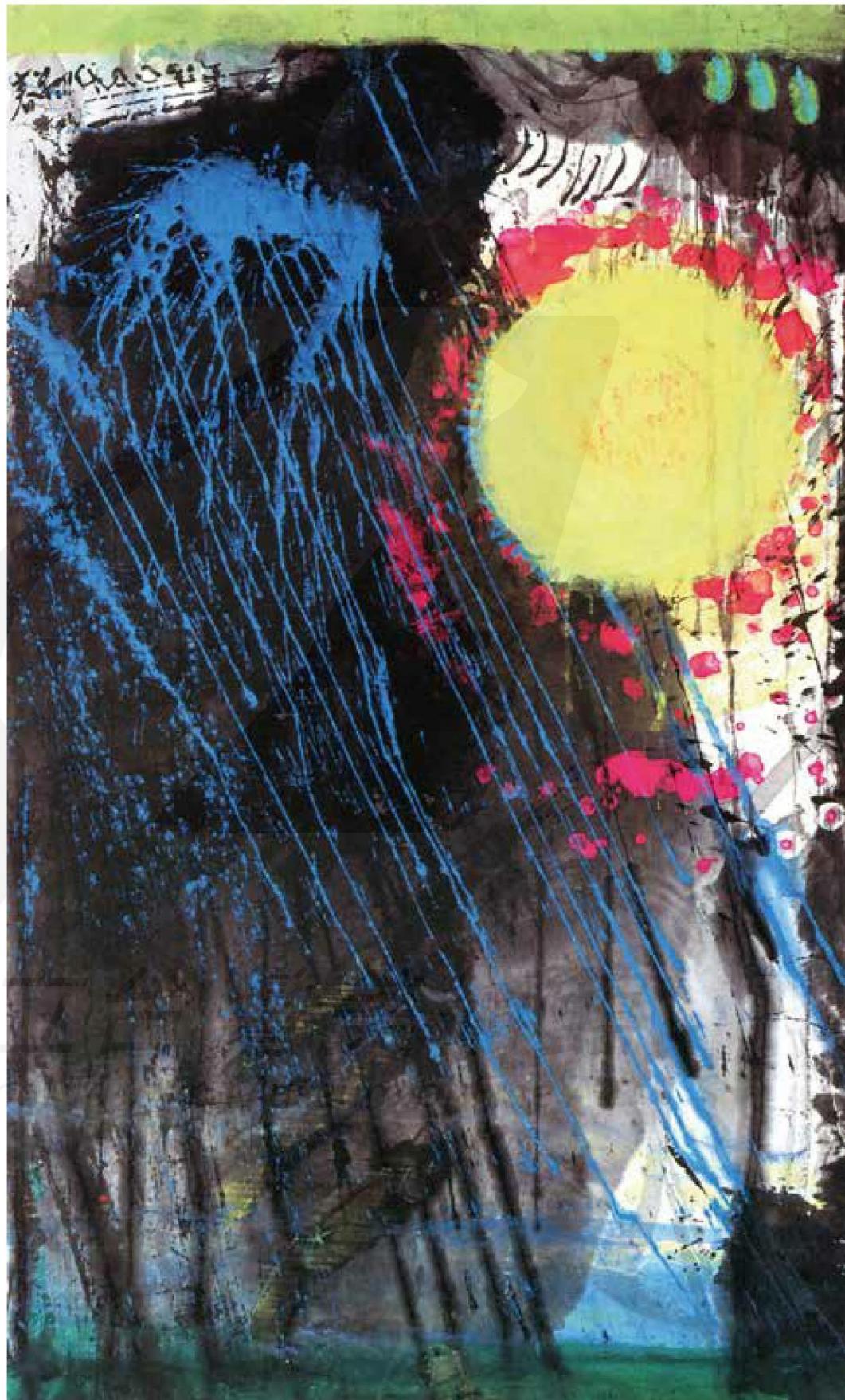
趙春翔在自述中即顯露了真正的、絕對的藝術家風範：「我的全部生命、時間，內在的、外在的靈魂精神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在這兩種東西雙方藝術與文化背景裡浸染中茁壯成長，一種磅礴宏大衝擊下的感受性，使我更加倍的努力創作，接受這些新穎的刺激而完成我個人的靈魂宇宙，刻苦給我一個強烈的自信，我將永遠奮鬥下去。在我的創作過程上，是以雙方藝術突出的優點中，精選出我最需要而有利於創作的表現得神髓魄部分，在我個人強烈衝動的狂熱下，則望著能編織成一個『愛』的橋樑，假使這座『愛』的橋樑，能夠有助於東西兩個世界的文化的交流，及增進各個民族間的互相了解，不但是目前的動亂世界最需要的，且也是達成我此生最高的願望。」這是「絕對藝術」至高無上的精神表現，將國族情愛發揮到無遠弗屆的世界之愛，這也正是趙春翔提出「亦中亦西」

趙春翔，〈日之三部曲（晨、午、晚）〉，水墨、壓克力、紙本，43×36cm×3，1989。



之藝術觀的真正體現。

趙春翔在國際上獲得世界藝壇的肯定，至今其畫作在國際藝術市場上仍是大放異彩，這成就與藝術史上的定位是非常明確的——「他是把中國繪畫帶入世界藝術主流的先行者」。趙春翔思想的鎔鑄，在於他遍歷西方各大城市，將現代藝術深入鑽研之後，以先行者的宏觀視野站在時代的前端，大膽地去創作、思想並身體力行，而不是只蹲在中國傳統的地窖裡固守傳統、畫地自限。作為一個藝術家，他不但是在千錘百鍊的練習中完成最高的涵養，同時也是一個



趙春翔，〈應作如是觀〉，壓克力、墨彩，130×80cm，1991。



趙春翔於畫展會場上留影。

超越時代的思想家，終能成就今天不平凡的藝術生命。可見得，熟練技巧並非是成功的要件，「絕對的思想」才是攀上藝術巔峰的墊腳石。趙春翔始終不渝的熱情、對「愛」的絕對實踐，才能夠超越藝術的國界藩籬，在國際藝壇上擁有一席之地，而且屹立不搖，為後世樹立了一個仰之彌高的典範。

國立台灣美術館

參考資料

- 吳振岳等編，《趙春翔遺作展》，臺中：臺灣省立美術館，1994。
- 李梅齡主編，《遠方的行星——趙春翔藝術展》，臺中：亞洲大學美術館，2019。
- 林木、謝恩編，《閱讀趙春翔》，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9。
- 金濂禎等編，《德沛宇宙：趙春翔的繪畫》，香港：藝倡畫廊，2004。
- 黃海鳴等，《生命之光：永恆的追尋者趙春翔》，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4。
- 趙春翔，《趙春翔畫集》，臺北：祥漢文化，1986。
-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新北市：臺灣商務，2018。
- 謝恩，《絕對的藝術家——趙春翔的藝術世界》，臺北：大塊文化，1997。

■ 感謝：本書承蒙趙春翔家屬黃浚明授權圖版。黃志超、謝里法、廖修平、王哲雄、簡秀枝、卓來成、陳菁螢、黃海鳴、梁秀中、韓湘寧、藝術家出版社等，協助訪談並提供圖版及相關資料，以及謝繡如協助相關資料的彙整及編排，特此致謝。